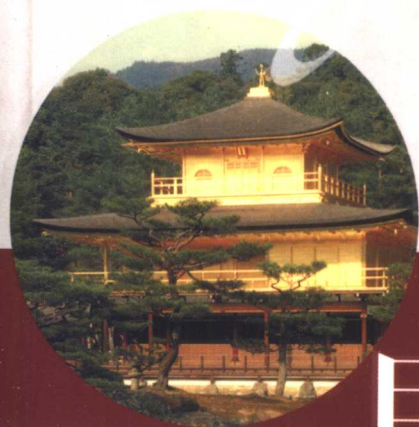


國別史
Japan



日本史

現代化的東方文明國家

鄭樑生 編著

 三民書局

第 I 篇
上古、古代





第一章

日本文化的黎明

第一節 原始社會的生活與文化

一、原始社會

日本係由位於西太平洋的弧狀列島所組成的島國，北自北緯四十五度的北海道起，南至北緯二十五度的沖繩止，南北長約三千公里。日本列島是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及其周圍許多小島所組成。這些島嶼在新生代●第三紀以後，逐漸形成接近於今日的地形。其間，因海平面於冰期下降而與大陸相連，而地質學所謂更新世（洪積世）時代，則相當於考古學所謂舊石器時代，其文化雖稱為舊石器文化，但學者們認為日本列島無舊石器文化。然自1946年發現岩宿遺跡以後有許多學者從事此一方面的研究，最近在宮城縣的高森遺跡，發現了似乎可回溯到二十至五十萬年以前的打製石器。

之後，北半球進入最後的冰期，日本列島變得異常

●從更新世地層所發現來自中國大陸之象、大角鹿，及西伯利亞的巨大化石，亦可瞭解箇中情形。

寒冷，此時的舊石器時代人以黑曜石、水晶、讚岐岩 (Sanukite) 等石刃製作小刀型石器擷取食物，以維持其生活。然當氣候變暖以後，則製作裝在標槍前端的樹葉形石槍，和細石器等小型剝片石器以從事狩獵。他們居住於岩石下或洞窟入口附近，至後期則出現小型的豎穴居處。當時的飲食生活情形雖不甚明瞭，但可能是以火來烤獸肉，或以樹葉包裹獸肉，然後將其放入經火燒的石堆裏蒸煮。

此一時期的人骨雖已從愛知縣的牛川，靜岡縣的三ヶ日、濱北，沖繩縣的港川等地發現，但他們究竟屬於何種人類^②，至今尚未獲得充分的解答。

②牛川人為約三萬年前的舊人類，港川人是約一萬八千年前，三ヶ日（地名）人、濱北人則為約一萬三千年前之後期舊石器時代人（新人類）。除港川人外，都是片斷的人骨。

二、繩紋文化

自更新末進入完新世（沖積世）的前後，氣候變得溫暖，冰河後退而海面上昇，大約在八千年前，日本全域已大致形成今日的形狀。而此一時期的人們已開始製作粗陶器。這種粗陶器以低溫的火燒成，厚度大、質地脆。1877年（明治十年）發掘大森貝塚的莫斯將這種粗陶器命名為“cord marked pottery”，後來日本學者把它譯為「繩紋土器」。製作這種陶器的時代叫做「繩紋時代」，這種文化則稱為「繩紋文化」。

繩紋式粗陶器多用未經精煉的黏土，間亦有和以植物纖維者。這類粗陶器的外表多呈黑色、黑褐色及褐色，通常以繩紋來裝飾。有人說這類粗陶器的原始形式傳自西伯利亞，也有人說與秦漢時代的陶器相似，孰是孰非，迄無定論。在粗陶器表面裝飾繩紋的技巧，乃是產生於日本列島的裝飾方式之一，其花紋、意匠形式的複雜與精巧為大陸陶器所無。繩紋文化可依其形式分為早、前、

中、後、晚五個時期，其時間則綿延數千年之久。繩紋式粗陶器雖常伴隨著石斧、石臼（皿）、石杵（棒）或耳飾之類的石器出土，然其石器多打製而磨製者少。同時也出現許多鈎、鈎鈎、骨角器、土版、土偶等物。如綜合考察這些遺物與他們的住居遺址、墳墓、貝塚等，自可將日本原人的生活文化推想到某種程度。

九州繩紋前期的曾畑式粗陶器，似源於朝鮮半島的梳目紋粗陶器，北海道早期具有特色的石刃鏃，則被認為來自西伯利亞，不過這是分散性的例子。繩紋人與大陸斷絕關係而室居於這個島國，使他們的文化成熟豐潤，可說是典型的島國文化。

考古學家們所發現的貝塚，乃當時的人們在飲食後拋棄的殘渣堆積而成，以貝類居多，間亦可發現魚、獸骨與石器、粗陶器的破片。我們既可經由今日尚存的獸骨或鳥骨來瞭解繩紋時代的人們以什麼為食物，亦可透過那些動物一窺當時自然環境的端倪。

日本的貝塚目前所知者約有二千處，其中半數以上產生於繩紋時代，這說明當時人們採集貝類所佔的比例相當大。貝塚絕大多數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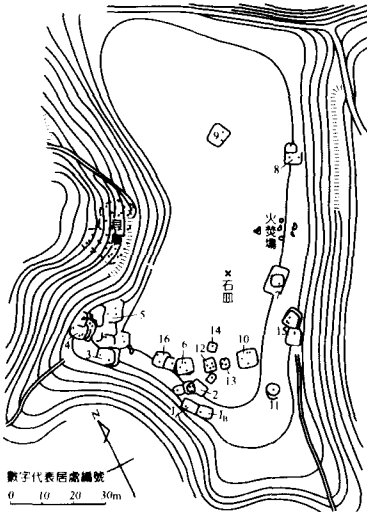


圖1：南堀貝塚之聚落遺址 鶴見川流域有二十餘處繩紋時代前期的密集貝塚，為瞭解那些貝塚的實態，需探究這些聚落遺址的全貌。故於1955年（昭和三十年）夏季，由和島誠一為中心實施橫濱市港北區山田町南堀貝塚的發掘調查，共發現四十八戶的住居遺址，這些住居係圍繞著「廣場」形成一定的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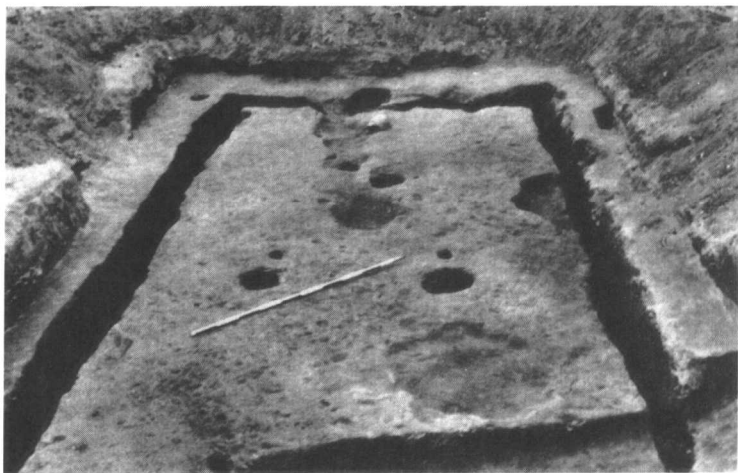


圖2: 西方貝塚的豎穴住居遺址 在神奈川縣茅ヶ崎市香川西方貝塚發現的住居遺址，顯示著近於臺型的長方形平面，長約八公尺，短三・五至五公尺。從中發現六根的主柱穴與兩根的支柱穴。住居的偏西處有簡單的爐址，壁溝頗深，約五十至八十公分。此係繩紋時代前期、黑濱期的遺跡。

於日本東部，而集中分布於松島灣沿岸、東京灣沿岸、三河灣沿岸。這些地方乃適宜多種貝類棲息的，面臨淺海性、砂泥性的廣闊海域，時至今日，這些海域仍以盛產貝類著稱。日本西部則在兒島灣一帶、有明海、八代海沿岸有若干貝塚，至於日本海沿岸，則其總數僅約二十處而已。

由貝塚遺跡來判斷，當時的部落可能散布在海岸與島嶼的洪積層上，後來則從波浪沖擊的海岸遷到內地，而生活於洪積層的稍高處。迄至末期，則傾向轉移到低處，其規模也變大。從已發掘的住居遺跡可知當時的住居有兩種：一為將地板設於地下的豎穴式；一為將地板設於平地，而以石、草鋪在地面的平地式，但間亦有居住洞穴者。衣服則以木質纖維織成，並以粗糙玉類為飾。其遺骸雖埋葬於住居附近，但並不築墓而以屈身葬為主。除生前佩飾外，別無副葬品，而仍處於咒術信仰階段。

三、日本原人

如從考古學和人類學的觀點來看，最早居住於日本列島的人種雖與愛奴 (Ainu) 或與當今的日本人異，卻可視為其祖型的獨特人種。當此一人種散布各地以後，更有其他人種來到此一系列島，造成民族的大融合。

日本原人究竟從什麼地方來，迄今尚未明瞭。如從他們所使用的粗陶器或語言的特質來看，固有人以為他們係在四、五千年以前經由庫頁島或朝鮮半島至日本的，但這種說法未必可靠。我們可以確定的，就是今天的日本人絕非單一的民族，乃是由許多周圍民族與日本原人混血、融合而成。其中容有因潮流關係，來自南方的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或波里尼西亞 (Polynesia) 的內古里特 (Negurito) 人，但從地理上言，應是從亞洲大陸方面來者居多●。

史前時代外來文化傳至日本的路徑約有五端：

1. 自西伯利亞東北端經由庫頁島進入北海道，亦即舊石器時代的部分人士曾經由此一路線至日本。
2. 自沿海州橫渡日本海至北陸、山陰等地。
3. 從朝鮮半島至日本。
4. 從長江口岸橫渡黃海的路線，此乃自長安、洛陽赴日的捷徑。
5. 自南海北來的路線。東南亞地區的文化可能經由此一途徑傳到日本。

傳布日本的文化所經的途徑既異，其給予日本文化的影響，也因時代環境需要的程度不同而有深淺之分。

●秦漢末年及五胡亂華期間曾有大批華人遷徙於此。

第二節 農耕的普及與社會的變化

●1884年（明治十七年）因在今東京都文京區彌生發現這種粗陶器而得名。係日本初期鐵器時代所使用，有貯藏用壺，蒸煮用的甕（大型者用於儲水），裝盛食物的高杯等。

●使用彌生式粗陶器的時代。即日本開始從事稻作農耕、使用鐵器、青銅器，至古墳出現為止的時期，即從西元前三世紀前後起，至西元三世紀的一段時間。以粗陶器的研究為基礎，分為前、中、

後期三期。前期從九州擴及近畿地方（東部日本屬繩紋晚期末），中期則及於東北地方。因扁平片刃石斧等磨製石器、青銅器，及前期北九州支石墓等，與大陸文化相同的地方甚多，並且從初期開始便擁有進步的農耕技術，所以這個時代的文化應係受到大陸移民集團的影響。由於灌溉技術進步而逐漸獲得安定的農業生產，並且在各地成立了農業共同體，其作為生產器具的鐵器普及，故至後期，已幾乎看不到石器。當時不僅能夠製作銅鐸、銅劍、銅矛、銅戈等青銅祭器，製鐵、製鹽等事業也有進展，更經由交易、作戰使共同體系列化，被統合，逐漸形成政治上的地域集團。

一、稻作的開始

西元前四世紀後半，有一新文化經由朝鮮半島傳播到九州西北部，此一文化乃伴隨著較繩紋粗陶器稍高的溫度燒成而呈赤褐色，花紋與形狀也簡單樸素的彌生粗式陶器●，叫做彌生文化。這種文化持續至三世紀前後，這個時代的日本社會曾經發生很大的變化。

彌生時代●在日本人的歷史裏，可定位為革命的時代。因為他們既已從狩獵採集的自然經濟，躍進於農耕家畜的生產經濟，也從利用石器變為使用金屬器具的時代，並且階級社會逐漸成立，奠定了國家的統一基礎。包含語言、信仰在內，可謂已確立了日本人的生活步調。

早在繩紋晚期開始於九州西北部的水稻耕作，至彌生前期的西元前二世紀至一世紀前後，水稻的種植範圍已擴及於本州北端，此一事實可由靜岡縣的登呂遺跡、青森縣的垂柳遺跡等所發現繩紋晚期的粗陶器裏有穀殼壓痕獲得佐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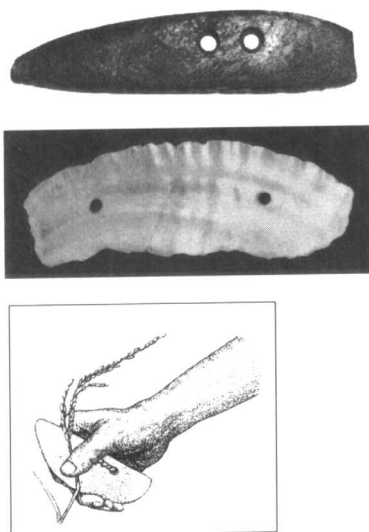


圖3：石刀與貝刀 通常多以石製成，但關東地方也使用以大型貝殼磨製而成的貝刀。上圖：彌生前期遺物，長十五・四公分，發現於大阪府池上遺跡。（大阪文化財中心典藏）下圖：彌生中期遺物，發現於神奈川縣間口洞窟遺跡。（神奈川縣立博物館典藏）

彌生時代所使用耕耘水田的農具主要為木製，而木鋤、木犁，可能足以應付濕地水田。木鋤乃須並用腳力來耕耘的器具，形狀類似今日的圓鍬，在鋤身加上一根柄，係適合翻土、挖土。稻採直播方式，成熟時則只割稻穗。為此，人們主要利用稱為「石包丁」（石刀）的石器來割稻，這種石器是以堆積岩之一的粘板岩等來製作的磨製器具，在中間打兩個洞，穿上帶子，將手套在帶子裏握著石刀來收割，也有以貝殼來製造的貝刀。

收割的稻穀儲藏於高架倉庫或儲藏穴，以臼、豎杵除去穀殼，用甕來煮食，有時則以甑來蒸食。他們製作木製農具所使用的石器為磨製石斧，而水稻農耕，則可能傳自中國的江南。除水稻外，還種植大麥、小麥、粟、豆類等，範圍相當廣泛，這可從碳化遺體的發現瞭解箇中情形。同時，他們也開始紡織麻類植物的纖維來製絲織布，這可由數年前從彌生時代遺跡所發現的絹布、紡錘車等獲得證明。至於瓜、桃的種籽，雖也往往出現於彌生時代的遺跡，而有可能栽種它們，然就整個糧食所佔比率觀之，其數量應不多。

二、彌生文化的特色

彌生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從大陸東傳了青銅器與鐵器。以銅、錫合金製成的青銅器在中國早已於西元前 1500 年的殷周之世，盛行於黃河及淮河流域。鐵器的使用則始自西元前六世紀，在西元前四世紀已相當普及。這種在中國發達的青銅、鐵製器具，經由朝鮮半島東傳日本以後，便逐漸取代了原有的磨製石器。

因鐵製器具容易腐蝕，故所發現的例子不多，但它們早在彌生前期已傳至日本。彌生中期數量增多，鐵製鎌刀取代了石刀，鐵斧、鐵刀、鐵鉤取代了石製器具。迄至彌生後期，石製器具顯著減少。由於鐵器的普及，人們便有可能耕耘較大規模的水田，及開發半乾田了。

日本青銅器發達的時間不似中國那麼長，所以並未清楚地形成青銅器時代，其被日本人使用的時期，則幾乎與鐵器相同。

彌生文化的特色之二，就是生產方式的顯著發展。當時除農耕普及外，也從事漁獵活動。

當稻作普及以後，便逐漸成立具有定居性質的集團部落，而原以漁獵為中心的生活也開始發生變化，使村落居民的物質生活更為充裕。因金屬器具遠較石器犀利、耐用又方便，所以能夠利用它們的部族，更能提高其生產力，且以武力壓迫生產力低、防禦力量弱的部族，而已出現身分上的差異。其所製造的陶器已出現貯藏的形式，這可表示其生活較前豐富。

彌生文化的特色之三，就是當時已使用甕棺與箱型棺。此一時期雖多木棺墓土壤墓，然在九州北部卻盛行甕棺墓、箱式石棺墓與支石墓；出現於彌生前期後半的方形周溝墓，之後則普遍於整個本州區域。這些墳墓多半沒有陪葬品，但有時卻可從中發現以當時的貴重物品銅劍、銅鏡、玉類作陪葬品。例如從福岡縣春日市須玖岡本的須玖遺跡出土的甕棺裏有三十餘件銅鏡、銅劍、銅矛，及銅矛鏑等物品。我們可從此一事實推知，該墓主生前的富有情形及可能居於領導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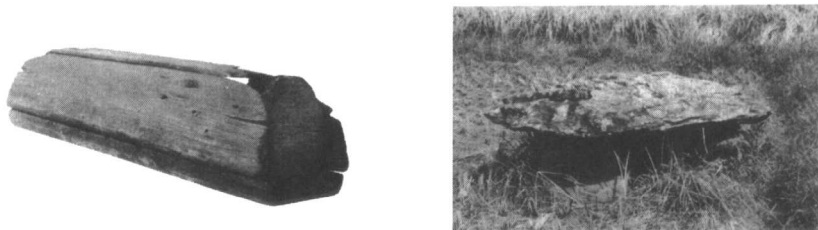


圖 4：木棺與支石墓 木棺以木板組合而成。畿內地方所見者有如右圖所示，有的在底板接近兩端處打洞插入端板而拼湊兩側板，有的以端板所用孔為貫孔，將端板深深插入土中。此係彌生中期的遺物，長二・〇九公尺。發現於大阪府安滿遺跡。（大阪府高槻市教育委員會典藏）支石墓，也叫卓石，以群集方式出現，故非埋葬集團的特定人物。由於發現金印（見圖 5）的九州志賀島附近沒有支石墓，故金印為支石墓陪葬品之說已被否定。右圖所示支石墓為彌生中期遺物，發現於長崎縣里田原，長一・三公尺。（長崎縣教育委員會典藏）

三、統一國家的形成

彌生文化開始之際，同時使用青銅器與鐵器之事雖值得注意，但這種現象卻可由當時中國的金屬文化早已經過青銅器時代，而利用鐵器之事來加以說明。西元前二世紀的中國正值前漢帝國成立，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鐵製農具已相當普及。除漢鏡外，刻有「漢委奴國王」的金印與多紐細紋鏡的存在，也證明了當時的日本所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其為首長所領導的聚落，不久以後被統合，至彌生中期便在各地出現像鄉鎮規模大小的國家而由各該首長所統治。當時的中國人稱日本為「倭」。如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西元前一世紀的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至樂浪郡獻見。所謂以歲時獻見，就是按時令前往中國朝貢。《後漢書》〈東夷傳〉則說，倭之奴國王所遣使者曾於西元 57 年至後漢首都洛陽朝貢，光武帝授以印綬。107 年，則獻生口（奴隸）一百六十人。由上舉紀錄觀之，那些小國王們是藉朝貢以獲中國



圖5:「漢委奴國王」金印 1784年(天明四年)發現於福岡縣粕屋郡志賀島,典藏於福岡藩主黑田家的金印。每邊長二·三公分,厚〇·八公分,重一〇八·七公克。上端有蛇紐,總高約三公分。以隸書將漢委奴國王五字刻成三行,日語讀作「漢之倭之奴之國王」。此係《後漢書》〈東夷傳〉所見漢光武帝於西元57年賜予倭之奴國王者。其仿製品見於東京國立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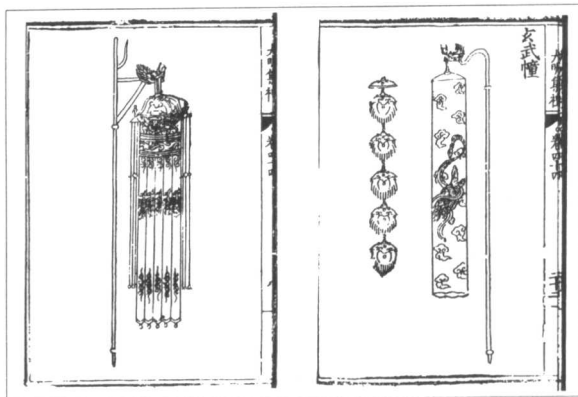


圖6:「親魏倭王」印與幢 如據《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的記載,倭女王卑彌呼於238年朝貢曹魏時,明帝賜予「親魏倭王」的印綬。綬就是繫印的帶子。四鄰各國獲賜「親魏□□」者只有倭國與大月氏,可見他十分重視倭國。此事當與當時朝鮮半島的局勢有關。原印已佚亡,據說《宣和印譜》所載印影是假的。此幢因根據五行思想裡的北方之神「玄武」,故曰「玄武幢」,另一幢中空而垂直,係軍旗之一。

王朝的支持,以提高其權威。

迄至第三世紀二〇年代,中國的後漢已滅亡形,成蜀、魏、吳三國鼎立的局面。《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條說,倭在二世紀

後半曾經發生內亂，至三世紀前後，那些部落國家已因兼併或統一而只餘三十餘國，為邪馬臺國的女王卑彌呼所統攝。卑彌呼曾於 238 年遣使前往中國，朝貢於魏。魏明帝乃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並賜以金印紫綬、銅鏡、絲織品等物；使節難升米及牛利等則分別獲賜率善中郎將、率善都尉之職銜與銀印青綬。此邪馬臺國原以男子為王，唯至後漢末年，因內亂而互相攻伐，乃共立一女子為王，此王即卑彌呼云。以此推之，則倭國發生內亂，係在二世紀中葉，在此以前，邪馬臺國可能已經存在。

卑彌呼薨後，雖立男子為王，然因國內又亂，遂改立卑彌呼之族女壹與，內亂方才得以平息云。壹與也與曹魏交通往來，唯於 266 年遣使朝貢西晉後，邪馬臺國的消息便告中斷。此後約一百五十年的時間，中國史書並無關於倭國的記載。邪馬臺國的位置如何？其說有二：其一為九州北部，其二則為大和（奈良縣）地方，迄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無論如何，日本國土的統一，應是第三世紀後半以後之事。





第二章

古代國家與攝取中國文化

第一節 國土統一與中國文化的影響

一、大和政權的成立

日本史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與戰後所撰寫的日本史內容不盡相同，尤其在肇國部分。日本於東亞國際社會受到注意，係在三世紀前後邪馬臺國出現之時。此邪馬臺國在日本古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乃是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以後。戰前的日本學者雖有人提及此事，卻以戒慎恐懼的態度來處理，唯恐冒犯皇室的忌諱，被加上「大逆罪」而不敢暢所欲言。因此，《古事記》與《日本書紀》所記載有關日本開國部分充滿神話的文字，到戰後被完全否定，且認為中國史乘的記載方才信而有徵。更認為如欲探討日本草創時期的歷史，自非根據中國的文獻不可。於是《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條所記文字便取代《古事記》、《日本書紀》，成為研究日本古代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其理由在於日本學者認為在三世紀編纂的《三國志》〈魏書〉，應較八世紀完成的《古事記》(712年)、《日本書紀》(720年)等充滿神話色

●現今奈良縣地方的稱呼，其作為「國（行政區域）名」而用大和兩字，係在八世紀中葉以後，在那以前係用大養德、大倭等字，而均讀如 Yamato。

●推古天皇執政的七世紀前後的時代，原為美術史上的時代區分。這個時代的文化是以佛教為中心的貴族文化。

彩的記載，更具說服力。

以日後的大和●為中心的畿內，曾以最有勢力的豪族首長為中心，形成了由諸豪族聯合的「大和政權」。此大和政權的勢力急速成長，至四世紀中葉時，可能已及於中部以西之西日本一帶，這可由古墳的分布情形瞭解其端倪。

在三世紀末或四世紀初，從瀨戶內海沿岸至畿內各地出現了古墳。首長們為顯示自己的權威，乃在能夠俯瞰平原的丘陵建造雄偉的墳丘大墓。這種古墳在四世紀中葉時的九州北部至中部地方已有其蹤影，尤其以大和為中心，在畿內有許多巨大的古墳集中於此。古墳群的中心地帶似為諸豪族所佔據，所以我們可從古墳的分布情形，來瞭解當時各氏族割據的情況。

古墳有方墳、圓墳、前方後圓墳等，其規模宏大者有五世紀初築於大和的垂仁天皇陵、河內的應神天皇陵、和泉的仁德天皇陵等，它們無不象徵大和朝廷當時的威勢。此古墳建築雖維持到八世紀前後，盛行於五、六世紀，但在大化二年（646）發布〈薄葬令〉以後便開始式微，因此，飛鳥時代●正值古墳時代末期。

從四世紀後半至五世紀初，在北九州的玄海灘沿岸也出現典型的大型前方後圓墳，如：《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條所謂伊都國的福岡縣糸島郡銚子塚古墳、末盧國的佐賀縣松浦郡谷口古墳等即是。這表示曾為北九州勢力的中心地帶，也出現了與大和政權結合的豪族。值得注意的是：位於玄海灘的孤島——沖島，在此一時期曾為航行朝鮮半島的安全而一再舉行似為國家祭祀的祭海儀式，這表示大和政權侵略朝鮮半島，和以北九州為據點之事有關。